

凡五冊此其四



韓子迂評卷之十三



何荝校



外儲說右上

一合勢二行道三除患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

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

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

裔。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也。如駕鹿。薛公

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王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之宥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



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他本多作則
其除之其疑
共之初以李去
之滅迄亦非

傳一凡五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

皆焉不變。則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

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

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

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

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



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

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

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

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

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

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

此作不與義
長他本均作
已乃召通即
由召致均
前後二事

此下說田氏事

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

蚌或作蚌



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

逐獸喻

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損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能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

善持勢者在得民心
景公已失民心矣馬能持勢此論不當



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以至矣。凡姦者行义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以至或作而至此兩通可隨本

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

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

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

飯。擊毀其噐。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子路

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

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

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

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



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

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

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

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

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後而

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

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

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

以見齊君
有民而田
常不得擅
愛禁之易

賈由覆
爲今正

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三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第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

太公無此
事特設言
以黜游民
耳



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第二人。立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

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

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

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

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

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

仕則不治。不仕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

先秦戰國
人作文不
肯減字減
句喜往返
喜復句蓋
自一種味
也如今對
人談愈詳
愈明若左
氏檀弓殊
簡切上古
之文尤簡

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
 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
 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
 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
 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
 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
 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
 馬喻良馬
 不用與無
 馬同賢士
 不用亦何
 貴士
 凡譬喻後
 就說正意
 就將譬喻
 內字眼剪
 入正意內



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
 誅。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
 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
 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
 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
 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
 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
 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

施其他本在旋其

雖臧獲不託足以施其軫也。

宋本則作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四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

為不相也。公曰。夫馬女火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

鹿喻喻甚清切

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

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

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

不相也。

五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

樂子

此段事蹟

文義俱奇警

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

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

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

敘事縝密矩度森然

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

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

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且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

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報他本或作服

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
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
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
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
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
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
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
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報。

此喻甚奇

申子

一傳二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偷之。其不明見人。

六慎奇特之句

伺或作伺古今字也

申子言六慎

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二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

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韻會云危懼也與慄

同。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

之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

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

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

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

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

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將何以不自為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

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三國牟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

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

則臣免死罪矣。

四客有說韓宣王。宣王愴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

之以先告客。以為德。

五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

人臣之巧于伺君而得君之情

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六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

早

道穴他李或作通穴

各本衍下或有其字衍也此本无之是

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王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擢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

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

先知樗里疾之反間



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此見犀首之智也

七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

卮喻人主漏言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以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

卮喻極妙

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
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
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
曰以瓦卮。棠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
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
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可以為天
下王。

一傳三事。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

酒喻一事而三喻

揚他本在揚

獲他本在藥

訖他本在齧

狗喻

其所知。問長者揚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
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
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



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

鼠喻
掘化者堀



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

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

而不為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

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

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

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

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

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

鼠喻中有
狗喻中
帶鼠文勢
相盪

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本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回

此戰國之訛言

二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茅他李

三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輶。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



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戈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戈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漢張是與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

子勿復過

四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

母子喻

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

先以母子
事宛轉言
及君之左
右

不窵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窵也論其親

厚

極宛轉
極曲折

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

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

教歌之法

以請之媪。媪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五

起之少思宜乎不得其死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者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六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其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曰。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

言欲得民
之死力在
法必行

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灋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裨罷朱圉。還與荆人戰。

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七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

文勢如連環

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十三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四

何籛校

外儲說右

織珠碎錦層見雜出不匱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爲出，莠田恒爲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罪生於罪。臣明

整飭

早

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三。明主者覽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覽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况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墜。明主之道。如周行。

士列本均作上

人之却衛侯也。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篤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乎夷。

管他本作驚

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穉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廵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

右經

一

傳一

一事而分為五段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

二喻駢麗可賞

造父威分于出彘

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

分於出彘也。

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為駢駕。轡

王子於期德分于圃池

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

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

二喻尤妙駢麗整飭天成

二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王良造父不能共駕

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

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効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十里之



表。始發而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

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王子於期恒結案前喻

四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

子罕為出彘

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

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

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

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

田常為圃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

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

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一由圃池也

田恒他本或作田成恒

五

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

造父田常

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

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

今馬見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

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恒利之。是田恒傾圃池而



王子於期

子罕

已駕。察毛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

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璣逸出於竇中。馬退而

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止也。司城

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

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

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

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

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復說王良造父不能共駕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而田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

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一傳二

凡四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

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

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入法寡恩不情之甚

訾毀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

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



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後與為

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

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

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

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

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

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于少恩正此類

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閻遏罰也。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

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

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

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

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

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非人情不可以為世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二 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

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

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

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

棄棗蔬而治。一曰。今發五苑之菰蔬棗栗。足以

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

不以蔬菜活民之無功者恐亂法秦之急功利如此

宋本菜條誤

使民他亦用民

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三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四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三復斯言
人人可自
悠言者

四

此段其曲
折凡為吏
者可自勉
于廉

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一 傳三 凡三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一事而五段。

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

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者。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管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早

宋本作潘闕

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

之。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

宋本字作名非通評從之誤也

字

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兗之士徒也。今嚴兗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

東天口

二 韓子正平卷五十四

十

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共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



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二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免與虎而輟觀。盼然環

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

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

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免名
此本作盼是
他本誤作盼

輟而觀
之注也

三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

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

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

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名辟疆未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一 傳四凡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

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

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谷一一攝萬目而

喻 搖木張網



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

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二 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

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

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釋，得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

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

農器也

此一反更好

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三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王父。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四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好自用而不任人之弊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息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偷刀誤夜
白偷揄刀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傳五

凡五事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



此喻貴術

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之故也。

二趙簡王出稅者。吏請輕重。簡王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三薄疑謂趙簡王曰。君之國中飽。簡王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

然而姦吏富矣。

四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糶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



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糶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五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鈎飾在前。鈎使奮錯。鍍在後。鍍鍤也。以馬欲進。則鈎飾禁之也。

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

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

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

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

有錯飾後則利鍍有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

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

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

鍍下策衍文



貪吏安可為也廉吏又不可為此吏之所為泣也

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

後示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造左右也

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

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十四卷終

陳氏山陽
不難子迂評卷之十五



韓子迂評卷之十五

何荝校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已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韓子迂評卷之十五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
 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
 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
 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
 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
 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

引

辯難亦精細

篇內皆以或曰字起辯難

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
 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
 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
 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
 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
 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
 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

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
 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
 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
 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
 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
 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
 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
 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



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
 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
 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
 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之言

二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則畝正。河濱
 之漁者。爭得。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
 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

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

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

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

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

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

窳。舜又何德之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

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

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

此言以德化民者君上之權也。舜不當與堯爭民。

戰國時為此說以攻擊儒者。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

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

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

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

過無以已。以有盡。遂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

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

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

正說

非之本意在此

戰國之所
見如此

舜猶不以出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
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
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三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
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
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

厚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
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
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
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父官不歸。其母不愛。安
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
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
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
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

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王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正說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故。乃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



蘇老泉管仲論本此

信賞必罰以度數御臣此韓非本術借管仲以發之

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

說大臣擅權

轉

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四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



言赫無功
不宜賞

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

國新破未
可行法襄
子之賞權
也歸子之
言常法也

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毒。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金賞。

五 晉平公與群臣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為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

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

此不可行也
當此作明
宋本此字
皆作明不
誤

厚

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六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

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勞萬

貶駁仁義
戰國之亂
俗也

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

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

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

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

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

戰國之俗

不辭卑辱

故其立論

每如此

宋本有字

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
 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
 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
 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
 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
 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

厚

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
 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海君
 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
 知仁義

七 靡笄之後。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

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子因曰。胡不以狗。其儻

此段甚精
細正當辯
難無遺漏
可誦

曰。曩不將救之乎。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
 却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

雄辯

君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君非罪人則勸之以狗。勸之以狗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君罪人。却子奚分焉。斬君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且後至也。夫却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

印

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却子之得之也。今却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八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

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齊大夫管仲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為貧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

臣

言以君之勢行于國中何憂賤貧何患不親

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君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避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九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王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王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

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辯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一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



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屢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本術也。晏子為近正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矣。

出左氏然左傳深矣

是刻薄之言韓生之本術也晏子為近正矣

此亦法家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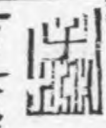
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審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

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

言賑貧救罪功過不
明民無勸懲此法家之說也



此克己之宗本

三

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苦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亦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也。

賤駁聖人

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紉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



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矣。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笑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霸在曹。二

二句是提綱

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

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處虞而虞亡。處秦

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

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以官之奇。唐負

賢上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二百。被

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

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

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

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

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以齊晉文觀之。則

明君必待賢臣而弘凡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

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五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

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

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



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

故以貶駁
桓公譏切
世主

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
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
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
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
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
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
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
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借管仲以
仲已意識
切時君

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
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
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以明矣。然為
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
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
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
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

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六

李先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先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窹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窹貨。君子不聽窹言。不受窹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窹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



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窹^提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焚。則

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
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
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
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
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
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
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
倉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先結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
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
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一七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
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
弊也。行人燭過。免胃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
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
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

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

應前結

厚

親冒矢石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

未可以速去。盾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比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自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各本或作失人之行失字

卷之三十五

三

十五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六

難三

禁姦在法察姦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一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

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

勸民或作觀民

此非子思之言

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

言不止不孝一節也

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

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

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

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者

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

之所力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

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

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

甚言雍蔽之為害立論亦正



不止一本作不上聞是

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指三家此魯君之所

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

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二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

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

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

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

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

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
置射鈞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
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鈞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
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
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
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
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

謂桓文之子孫

早

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

轉

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為

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

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

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

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

三段分應須看其波瀾

用賢人不遠遊早置太子管仲三言何害今駁之不無吹毛

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排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昭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



東周或作東州非

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此三難者已在管仲射內他本无使字

五公子

內變六人

豎刁等

四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章法句法
長短參差
因拙為丁

愚其君家
如民也各本作於
並无而字



辨難

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認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危。而堯

言一於行

惠則功罪
不明先明

後仁此刑
名刻核之

言不足道

不答各本係不
紹鈕按紹由詔

詔字也

感危他本皆
作咸也

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

民知誅賞句
他本均作民知
誅罰之皆起
于身也



言君明則群臣各奉其資以相進。不必自選。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大宰。誣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

言君明則
群臣各奉
其資以相
進不必自
選
宋本作詔
也近本多作詔
从否不知不亦
否字也

韓子以齊桓後於桀
紂猶未虧德形於翰
墨者以為教一何逆
理之甚其不得志死
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以上四子宋本在知
下之謂也下似宋本
語非注也刊本誤之
尔今系記于此以作
宋本攷證

以享厚樂
宋本亦使智
之後

有桀紂之
後而又能
為五伯之
冠言不亦
過當乎

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
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
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
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
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
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
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
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



言百姓盡
力利歸于
上則不待
節財而自
富

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
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
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
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
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
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
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
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
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

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

東各本作東何本宋本皆作束

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

句法

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



子產之智甚善而非之論又過之

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

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

各本无復羿字

之則弄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句法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胷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胷字本作胷

六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

孟嘗或付孟常

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

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

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

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

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

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

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摹寫知伯之驕狂，韓魏之怖懼，情狀如儼。

與戰國策小同。

此說亦善

各本如耳光如字鈞按有之者是也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王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其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柰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字淵

杯各本作枉

其未有句各本作其畏有水人之患乎朱案人當作入劍按非也

夫有專職無侵官此

末世之事

盛世不宜

有故周人

不設諫官

中期雖職鼓琴何可不言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

鍾期各本作
中期

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
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
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七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
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
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
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魯史之所慢也。觀人



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
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
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
不亦弊乎。

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其間

必字意理上

八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
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
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王之
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

示各本作布

論亦正當
且申韓之
學術則然

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
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
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
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
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
法術之言也。

難四

凡四章



一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

言衛有不
臣之臣而
君不知言

之不明也
君之不明
君之失也
今穆子但
言臣而不
及君

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

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

俊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

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

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

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

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

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

此說不正
而且不顯

分所當得而後取



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

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

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

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

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

逆德則怨之所以聚敗亡之不察何也

二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犇齊齊景公禮之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

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

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

各本齊字
无繩文非也

此言齊群

臣皆有陽

虎之心宜

防群臣不

必誅陽虎

之禍各本作之

功

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䟽拙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䟽而拙也。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

此言宜首

儒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

轉

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

鄭去疾予第。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弁。而以桓律

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陽

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

前後二說當以誅陽虎之說為正

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

情。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

此言宜首
誅陽虎以
警動群臣
鮑文子之
言為是

前說非後說

失此無救。救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三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

昭

報惡未甚也。本報惡其也。疑有誤說。

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紂。

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

卷難

君子應左氏

舉者論也

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

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微辜。故不免於

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

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

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

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今

既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怒之

之色。是以見獄。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



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

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

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

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

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哉

四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

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寵者。為見公

三段多有
一意甚細
密

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
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
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
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
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
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
假於夢。以見王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
雖退不肖
而進賢恐
以所愛者
為賢猶為
煬已也



煬已或作煬
主則必由宋本
作已則賢矣

此轉謂真
知其賢則
不患其煬
已也

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
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
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
賢者未必賢。故危也。
賢者煬已。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
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
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
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
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

謂以所愛為賢也

知其不肖故不害也

轉

各本之未下有
可字

主煬已或作煬

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以其誠賢也

偽賢

十六卷終

